

丰南颖

我的祖父(石门方言称“祖父”为“公公”)丰子恺是一位著名的漫画家、文学家、美术家、音乐教育家和翻译家。他的一生除了绘画和写作等之外,还饱览并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及各类文章,他一生刻苦勤奋,每天都花大量的时间耕耘于书籍之中。

我们家有很多书,桌上随时可看到我们各自阅读的书,公公的书桌上更是有各种各样的书籍。公公有着读书人的爱好和习惯,他卷不辍手,家里的客堂间、饭桌上、床头旁到处都放着书,连厕所的三角茶几上也有他临时放在那儿或是遗忘在那儿的书。

与公公在一起看书是一种享受,屋子里静悄悄的,阳光从日月楼的窗户外照进公公的房间里,静悄悄、暖洋洋的,雨天在家看书更是舒适,只有雨滴声和翻书的纸页声。

公公从我小时候起就常给我讲故事,在我成长过程中不同年龄阶段,公公除了讲他的父母、家庭、他自己的故事和他编的故事之外,他还教我看图识字,陪我一起看小人书及儿童读物,记得公公会不时地为我讲解书里的内容和情节,等我长大上学了,我们在日月楼里一起看书时,公公常常会问我,或考考我所阅读的内容等。那是我们曾经美好而又恬静的看书时光,令我至今都难以忘怀。

公公当年所阅读的书籍对我而言总是十分的深奥,《辞海》《诗经》《宋六十名家诗》白居易著的《白香山全集》,以及《古唐诗合解读本》,还有好多厚厚的中外文学名著等。但我对他的书的封面设计和色彩印象非常地深,因为我常常帮公公取书并归还原处。

记得公公看书时很认真,也很仔细,他书桌上总是放着一支两头各有红蓝色的铅笔,及铅笔和钢笔等,他边看边在书上用红蓝色铅笔画着线条或是圈圈作他阅读的记号,也会用铅笔在书上记下他的笔记,那时我并不关心他写这些是什么意思。

如今斯人已去,我翻阅公公那些纸张泛黄的旧书时,发现公公当年在阅读杜甫的诗句时,见有印刷错误或错别字,会用笔在一旁更正,如这句诗“江间波浪兼天涌,塞上风云接地阴。”公公将“兼”改为“破”,成为“江间波浪破天涌,塞上风云接地阴”。类似的还有不少。回想往事,当年我们在一起阅读的经历、记忆和情景仍是历历在目,仿佛昨天刚发生似的,让我倍感亲切。

时光荏苒,一晃公公离开我们已五十年了,我感慨万分,仿佛公公仍在与我一起看书,可惜这只是我的记忆,它已成了我永恒的怀念了。我深情地想念我亲爱的公公!



陆澹安的稿费

吴南瑛

一张泛黄的稿费单,背后是时代对知识价值的尊重。

近日,见到一张1964年5月9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开给南社文人陆澹安的一张“稿酬备查单”,详细记录了《小说词语汇释》一书的稿酬计算过程。这张已经泛黄的纸片上,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计算项目:释文、前言、凡例每千字8元,共计252千字,2016元;引文、引用书目、小说词语汇集每千字8元,共计527千字,4216元。

目录一次付给200元;稿酬印3700册作4000册计,每千册8%,共32%,按基本稿酬2016元×32%得645.12元……最终汇总额为7077.12元。

陆澹安(1894—1980)所著《小说词语汇释》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词语的权威工具书,1964年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。该书系统地收集、解释了古代小说中的特殊词语、方言俚语,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提供了重要参考。陆澹安本人是活跃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跨界文人、学者、作家、媒体人、编剧、评弹剧作家……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,还曾任教于多所高校。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《戏曲词语汇释》则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,这也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煌煌巨著。2009年,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这部著作,作为“陆澹安文存”系列丛书的一部分。《戏曲词语汇释》与《小说词语汇释》一样,系统地收集和解释了戏曲中的特殊词语和成语,以其完备的体制和丰厚的容量,并称为小说戏曲研究的“双璧”,至今仍是学者必备的工具书。这两部著作都是陆澹安在抗日战争爆发后,将治学兴趣转向金石考证和经史子集研究的重要成果。

有资料显示,二十世纪60年代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三四十元,大学教授月薪也不过二三百元。1964年的七千余元,这笔“巨款”背后,却有着外人看不见的十年艰辛。二十多年来,陆康一直在整理祖父陆澹安留下的手稿、信笺。他清晰地记得老公公晚年每日在溧阳路老宅三楼伏案劳作的情形。那个年代没有电脑,祖父也很少用新式的钢笔或圆珠笔,

一个砚台、一管毛笔就是老公公的生产工具。《小说词语汇释》出版后,陆澹安曾亲口和他说,这本书从提纲、草稿、修正到誊写,前前后后写了四遍,“别叫你说你写这样一本书,就是叫你从头到尾看一遍,你都吃不消”。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,四易其稿,每一次修改都意味着重新抄写数十万字的浩大工程,不仅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底,更需要超凡的毅力与耐心。话锋一转,陆澹安又说:“你以后如果要出书,还是出工具书好。因为研究理论的书,往往只是一孔之见,总有各种各样的质疑。”后来,醉心篆刻与书法的陆康林林总总出了二十多本书,其中《闲章粹语总编》《新编闲章粹语》则是篆刻爱好者手边常用的工具书。能够完成《小说词语汇释》和《戏曲词语汇释》这样宏大的工具书,离不开陆澹安家中丰富的藏书。他的书房里珍藏着大量古籍善本,特别是明清小说和戏曲文献的收藏在当时堪称一流。他善于鉴别版本,对各类小说的不同版本了如指掌。这些珍贵的藏书为他进行词语汇释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,使得他能够广泛征引、比较不同版本,确保释义的准确性和权威性。也正是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,加上丰富的藏书资源,才造就了这部至今仍被学界广泛引用的权威工具书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陆澹安这笔稿费虽然金额大,却也是对应对了巨大的工作量,而这笔有零有整的稿费,这种一丝不苟的稿酬计算方式,不仅是出版机构对作者的尊重,也体现了中华书局严谨的工作作风。

众所周知,鲁迅早年的稿费极高,足够在北京购买四合院。而陆澹安这张1964年的稿费单则表明,1949年后中国的出版业仍然保有十分完善的稿费制度,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模式,既保障了作者的基本权益,又将作品的市场反响与报酬相挂钩,颇具科学性。这种对知识价值的尊重和保障,使得学者能够安心从事学术研究,不为生计所困,从而创作出更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。

这张7077.12元的稿费单,堪称一个时代的文化注脚。

假期之约

李耀岗

国庆长假,人流如潮,看风景的人也成了一道风景。人海中永远有一道风景是最美的,那就是阖家团圆的出行,他们扶老携幼、将妻携子,让镜头里的画面变得丰满、温情,让一种人世间最亲密的风景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。

尽管熙熙攘攘的车水人潮中举家出行的人占了大多数,但是父母带着孩子的居多,孩子带着父母的居少。原因当然是有的,有的孩子不在父母身边,有的父母以年纪大了为理由不愿出行,有的父母的身体并不适应长途旅游……朋友中有自驾游远道而来、带着年迈的爹娘来游玩的,也有带着行动不便的父母远赴景区去开眼界的,都在朋友圈中获得了密集的点赞而且是盛赞。其实,尽管很多上了岁数的父母表示并不愿跟着子女出来“遭罪”,但他们没有一个会完全抵触来自子女的这份外出的“折腾”。

以往的新闻报道中,有63岁的女儿带着90多岁的老母亲仅靠一辆人力三轮车便能出游,50多岁的儿子拉着80多岁的老父亲从北京一路南下,竟然能够徒步去海南旅游。年纪大的人往往晕车晕机晕船,舍不得花钱舍不得吃,但他们并不完全排斥跟着儿女去看一看“世界”,开一开“眼界”,不能坐车可以陪着他们步行,不能走路可以推着他们慢慢走。有时候,带着孩子出行会考虑钱的问题,但带着年迈父母出行时钱从来不是问题,他们大抵并不在乎住什么店、吃什么饭,只要跟着孩子出去就是最大的满足,“孝行天下”对他们来说便是“笑行天下”。别听父母的“好出门不如赖在家”的托辞,一切安排好了,一切都有可能,一次出行可能会成为他们后半生念念不忘、不断向老友炫耀的谈资。其实我们每年春节也有返乡,每年父母寿筵也会相聚,但与其由父母做给我们吃、我们做给或是买给父母吃,不如陪父母来一次出行,给他们一次心安理得跟着孩子出去玩的机会,也许才是我们与父母之间需要点缀的亲情的片断。一定要相信,只要想做就没有什么不可以。历史上最著名的“超级驴友”——徐霞客,从小就有“问奇于名山大川”的志趣,他一生独自游历了许多少地方,但唯一不是一个人出行的时候竟然是陪着自己七十多岁高龄的母亲。与寡居的母亲同游,搁现在看来不算什么,顶多算是一条暖心的社会新闻,但在明朝当时绝对是一个不小的壮举,当然来自母亲的支持也给予了徐弘祖莫大的安慰。母亲对他说过:“志在四方,男子事也”“岂令儿以藩中稚、辇下驹坐因为?”(身为男子,志在四方,怎么能像篱内小鸡、车辕小马一样羁留家园呢?)母亲还亲手为他缝制了“远游冠”以壮行色。徐霞客与母亲一起游历了荆溪、勾曲之后,自己又一路走得更远更阔,才成就了一番科举之外的别样人生。

亲人相伴,亲情陪伴,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中不可多得的机遇,失去不复得,珍惜且珍视。长假出游,是朋友圈中集中晒图的摄影大赛日。晒娃晒景晒美食之时,也请晒晒自己的父母,晒晒他们跟着你们在这秋色无边之中,在这摩肩接踵的人群之中,在这生命相约相伴的旅途之中……生命中有多少来不及,可也有多少来得及,比如与父母来个“假期之约”,带着他们来一次简单的出行,你会发现世上还有好多地方来得及带父母去走走看看。



又到国庆长假,问孙子要什么假期礼物,8岁的孙子说爱上了中国地图。我买了一幅大型中国地图,贴在正屋墙上。于是,孙子经常指着地图问我这是哪儿,那是什么地方,我总是耐心地讲给他听。小孙子不在家时,我也时常站在地图前,凝视着祖国的版图。这幅图的形状太熟悉了,注视得久了,觉得它不只是地理的轮廓,更像一卷摊开的史书,每一寸褶皱里都藏着故事。

东边能擀出油来,我仿佛看见知青们弯腰割稻的身影,汗珠砸在地里,来年便长出满仓的粮;往南些,长江三角洲的河网像银线织成的网,网住了苏州的评弹、上海的灯火,也网住了

千百年漕运的船歌——那些载着丝绸与瓷器的商船,曾从这里出发,把东方的温柔送到遥远的海岸。往左看,是西北那片辽阔的黄。塔里木河的曲线像条金色的绸带,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蜿蜒,两岸的胡杨站成千年的守卫,枯了也不肯倒下。祁连山雪水顺着山缝往下渗,才有了山脚下那片茂盛的草地。而那看似荒凉的土地,其实藏着最坚韧的生机——敦煌的壁画在风沙里鲜艳了几千年,喀什的巴扎上至今飘着烤包子的香气,连罗布泊的盐壳,都在阳光下闪着远古湖泊的记忆。再看东南,海岸线像条蓝色的绸带,从鸭绿江口一直绕

到北部湾。舟山群岛的渔民凌晨就出海,渔网撒下去,捞上来的带着海腥味的晨光;厦门鼓浪屿的琴声飘在海风里,与四川的川剧,都藏着对生活的热爱。我有次教小孙子用粉笔在地上画地图,他在我的指导下,把北京、海南岛、漠河等都画得清清楚楚,我对他说:“这就是我们的中国,一草一木都在心里。”此刻指尖停在台湾岛的位置,那片形似芭蕉叶的土地,与大陆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。这幅图上的每一寸土地,都是骨肉相连的牵挂,少了哪一块,都不完整。窗外的月光照在地图上,把那些山脉、河流、城市都染得温柔。我忽然明白,凝视祖国的版图,其实是在凝视无数个“家”的总和——是东北农家的火炕,是江南水乡的石桥,是西北草原的蒙古包,是西南山寨



电影手绘海报

俞昌基

日前路过上海影城,精彩纷呈的电影海报映入眼帘。而我的脑海里,则涌现出一张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手绘海报。那时的海报把电

影的主题高度浓缩在一个个画面上,吸引行人的眼球,让人过目不忘,甚至心甘情愿地掏钱买票,走进影院。

例如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,海报中央位置是地下工作者李侠(孙道临饰)的半身特写,他戴着耳

机,正全神贯注地发电报;而左下角是日本特务头子和汉奸惊恐万状的神情。再如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,画面的四分之三是灰暗的古城墙,中间侧身站着女主角银环(王晓棠饰),她警惕的双眼在黑暗中闪闪发亮……印象最深的是李默然主演的《甲午风云》。民族英雄邓世昌身穿管带官

服,胸前挂着重炮,手握拳,义愤填膺。背景是怒云翻滚,激浪滔天。作者用版画的形式来表现,更显得刚劲有力,气势非凡。这张电影海报是著名画家廖炯炯画的,他创作的《刘三姐》《甲午风云》《五朵金花》等电影海报都荣获过全国电影海报展的大奖。当年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很多电

凝视着祖国地图

吴建

对岸金门的灯火遥遥相望;最南边的曾母暗沙,那是祖国的疆界。

地图中间的秦岭,是条看不见的界线。山南的汉水畔,油菜花春天开得像铺了金;山北的渭河谷地,秋风吹过麦田,浪头能漫到天边。这条线分了南北,却没分了人心——关中的秦腔和楚地的花鼓,都唱着对土地的热望;河南的豫剧与

的吊脚楼。这些家散落在约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却被同一种语言,同一种牵挂连在一起,像地图上那些看不见的线,悄悄把人心织成了一张网。

我和我的祖国,只要凝视祖国的版图,就能听见祖国的心跳——那是长江黄河的奔涌,是长城砖石的低语,是每个中国人心里,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热爱。这热爱,藏在地图的每一道线条里,也藏在每个人的血脉里,从未褪色,从未改变。

自从参与了上海体育馆的建设,每当我走近它,就会感到我的人生与祖国紧密相连。

我和我的祖国,只要凝视祖国的版图,就能听见祖国的心跳——那是长江黄河的奔涌,是长城砖石的低语,是每个中国人心里,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热爱。这热爱,藏在地图的每一道线条里,也藏在每个人的血脉里,从未褪色,从未改变。

自从参与了上海体育馆的建设,每当我走近它,就会感到我的人生与祖国紧密相连。

我和我的祖国,自从参与了上海体育馆的建设,每当我走近它,就会感到我的人生与祖国紧密相连。

十日谈

我和我的祖国

责编:沈琦华